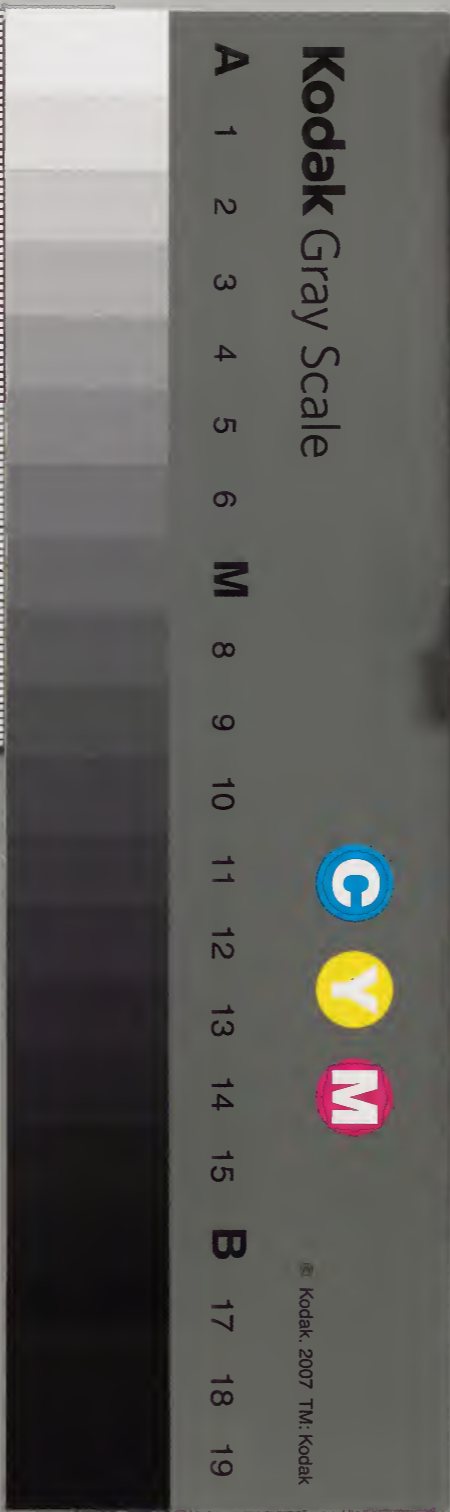


詩人玉屑

九之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698
冊數	5 ( 3 )
函號	墨 109 4



詩人二玉屑卷之九

托物

取况

詩之取况日月比君右龍比君位雨露比德澤雷霆比  
刑威山河比邦國陰陽比君臣金玉比忠烈松竹比節  
義鸞鳳比君子燕雀比小人

誠齋論比擬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墜瑤水一枝蓮此以花  
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暎袖卷紗  
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蘇轍云露濕河郎試

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公此等  
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托興

子美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若人君之象素  
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清濁不分故  
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  
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  
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淫樂而不  
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立賢人君子多去朝廷  
故曰黃鵠去不息京鳥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  
朝故曰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三山老人語

托物以寓意

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為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磔  
不死銅盤蠹蠹釘頭生吳維閩敗絳幘碎海蚌抉出真  
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茨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  
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  
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  
青瑤柄水仙宮女闔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  
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為雲為雨徒虛語  
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  
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  
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

也東坡謝杜沂遊武昌以醪醑見惠詩云淒涼吳宮闕  
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囀餘妍入此花千  
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鞮水上  
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詠桃  
花絕句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鞮到羊家真筌蟲  
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黃白菊花相  
間開遂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玉錢化為蝴  
蝶夜翩翩青絲網住芳叢上開作秋花取意妍金玉錢  
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蛟蝶數萬飛  
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但  
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古人有詠玉簪花詩

云蕭麗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  
拾化作東南第一花

托物

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  
鬱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詩有內外意內  
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入詩格如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  
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  
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纔  
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  
天言明君理化一統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則

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莽草巖谷死伊  
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  
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  
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漁  
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退而樂道也  
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  
勢利之輩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  
為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千悉皆類此  
覺範禁癩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  
如三絕句曰楸樹馨香倚釣磯軒新花藥未應飛言後  
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蓑

言其恩重打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時兩比天  
恩以兩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鸛鷓又不來沙頭忽見  
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知  
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蒙以養正瑾瑜匿瑕山  
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愧耻也無  
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新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  
至從噴不出迎言唯守道為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作  
之如韓雅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閑雨勻春圃桔槔閑  
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亦  
以兩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  
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範舊時天

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遍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漁隱

子美托物

杜子美詩有冷蘂疎枝半不禁語固佳矣而不若山意衝寒欲放梅為尤妙又荷葉荷花淨如拭此有得於佛書以清淨荷華喻人注之意故梅之高放荷之清淨獨子美識之休齋

諷興

興與諷異

自古工詩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諷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高首詩云兩句不甲折空濬理泥滓野竟迷汝來宗山實於此皆興小入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坎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貧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諷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諷異始可言詩矣古今詩話

飛仙謠

詩者人之性情也非疆諫卒於廷慈念若於道怒邪為  
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  
喜同林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之於中  
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  
可歌列下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後為詞誇辱陵引  
頭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袂一時之忿者之皆以為詩  
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詩有補于世

錢惟演為洛師留守置驛貢花識者鄙之蔡君謨加法  
造小園茶貢之富彥國嘆曰君謨乃為此也坡依荔枝  
數云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蒼海兩順風調百

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  
後蔡相籠加吾君盛德豈在此致養口腹何陋耶又不  
見洛陽丞相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補世之語不能  
易也嘗愛李敬方休河直進詩云休水通淮利最多  
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何  
此等語皆可為炙背之獻也

有三百篇之旨

聶夷中河南人有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  
眼前瘡剗却心頭肉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為  
詩史詩史

歐陽公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開孔溪詩

荆公詩

荆公送呂望之赴臨江詩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詩纔二十字耳崇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為能行此言則虛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

秋後竹夫人詩

呂居仁諫秋後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

風一夜涼便學短檠牆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此世事多虞祗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望專房晁無咎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居仁用此語也漁隱

聞蟬詩

吳興陸蒙老嘗為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讒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君既能詩可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為之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願蟬螿因以是譏之其人愧而少戢庚溪詩話

歸燕詩



張九齡爲相有謗詬匪躬之誠明皇怠於政事李林甫  
陰中傷之方秋明皇令高力士持白羽扇賜焉九齡作  
賦以謝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  
之移棄終慮恩於篋中又作歸燕詩貽林甫曰海燕雖  
微眇棄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只見玉堂開接戶時雙  
入華堂日幾回無心與物競應雀莫相猜林甫知其必  
返恚怒稍解 明皇雜錄

啄木詩

治平中有吉州吉水今忘其姓名治邑嚴酷有野人馬  
道爲啄木詩諷之曰翠翎迎日動紅嘴響煙蘿不顧泥  
元及唯貪得食多纔離枯朽木又上最高柯吳楚園林

閣茫茫爭柰何令見其詩稍緩刑時人目曰馬啄木翰  
府名談

贈釣者詩

范希文有贈釣者詩曰江上往來入盡愛鱸魚美君看  
一葉舟出沒風濤裏不徒作也 同上

紅梅詩

毗陵爲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嘗  
有詩其略曰春風如醇酒着物物不知居然北枝後迨  
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雪根向來  
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嫵媚清香無  
故時意新語妙又有規戒不苟作也 庚溪詩話

御柳詩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  
真宗嘉其敢言翌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  
召為右正言然為王真公所忌一日 真宗賦御溝柳  
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  
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  
舞人 東軒筆錄

夏雲詩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見之  
已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  
雲詩甚奇曰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

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初月詩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  
為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者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  
星奈此眾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隱  
居詩話

于瀆詩

于瀆為詩頗于教化對花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  
稀唯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 盧懷舟情

唐備詩

詩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

道題路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  
青青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  
吹波浪高百尺皆協擊雅同上

温厚之氣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  
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温柔崇厚之  
氣以此入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  
舉伯淳和温公諸人襍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不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厚也龜山語錄

規誠

子美詩

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  
伏節死義也三山老人語錄

魏野詩

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  
游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勸  
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无非諛辭未聞有規勸  
之語如此者同上

又豕木詩云千林豕如盡一腹餒何妨有詩人規誠之

風歐公詩話

規勸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  
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  
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州蒼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  
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  
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畫錦之榮可謂能規勸  
矣嘉府燕閑錄

白戰

禁體物語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汝陰與客賦  
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闕筆但未能者耳  
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  
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  
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  
害其言玉樓銀海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語  
亦不免縞帶銀盃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  
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

西篇殆無以過之也 石林詩話

歐蘇雪詩

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五月梨梅綵  
絮白舞鶴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破雪  
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綵綵止還作  
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  
潤澤終為和氣燦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窻靜聞落  
酒壚成徑集鉗罍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起斷復續  
沉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齏麥豈恤空林饑鳥雀  
沙墀朝賀迷家務桑野行歌汲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  
顧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曾禁如洗滌

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穎雖陋邦文士眾  
巨筆人人把予掣自非我為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喙  
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禱兩張龍公祠得小雪與客  
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  
禁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  
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  
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  
篇詩曰窻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吹空先集  
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眾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  
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我有孤燈照明滅歸來尚喜  
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擊未嫌長夜作衣袂却怕初陽

生眼願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鶻驚落屑模糊檜頂  
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醫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  
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自二公賦  
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

谿堂雪詩

西南地温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因  
谿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冬而不雪每一賞翫必命  
諸子賦詩為樂既而藪路剽略不免涉前入餘意因戲  
取聲色氣味富貴勢力數字離為八章止四句以代一  
日之語且知余之好不在於世俗所爭而在於雪也仍  
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為比不使皓白繁素等字

聲 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  
耳隔窻撩亂撲春蟲色閑來披覽學王恭姑射羣仙邈  
迨逢只為肌膚酷相似遠庭無處覓行蹤氣半夜欺凌  
范叔抱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村  
酒價高味 兒童龜手握輕明漸礙槍擔入鼎烹擬欲為  
之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富天工呈瑞足人心平地  
今聞一尺深此為豐年報消息滿田何止萬黃金貴海  
風吹浪去無邊倏忽疑為萬頃田五月京塵渴人肺不  
知價直幾多錢勢高下橫斜薄又濃破窻疎戶苦相攻  
莫言造物渾無意好醜都來失舊容力萬石千鈞積累  
成未應忽此一毫輕寒松瘦竹本清勁昨夜分明聞折

聲玉寫文

浦鞋詩

劉章子克明江左人事湖南馬氏有浦鞋詩云吳江浪  
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窻離玉拍便隨羅  
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又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  
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

誠齋霰詩

雪花遣汝作前鋒勢頗張皇欲暗空  
蘇尾巧尋跡處漏跳階誤到暖邊融  
寒聲帶雨山難白冷氣侵人火火紅  
方訝一冬宣較甚今宵敢嘆卧如弓  
詩入玉屑卷之九

詩入玉屑卷之十

含蓄

摠說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  
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踈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  
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珊瑚  
鈎詩話

尚意

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此便是

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幾風雅下語六分  
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語要  
平易此詩人之難漫齋語錄

句含蓄意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  
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  
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  
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粧閣閉朝下  
不相迎揔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  
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更把茱萸子細看又  
宮怨曰寶仗平明宮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容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又白樂天云淚滿羅巾  
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  
坐到明

子美含蓄

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  
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刺史着拓黃我  
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  
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  
不喚取守京都細看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  
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  
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語句含蓄盡可知矣山谷云花鄉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漁隱

元微之詩

嬉笑之怒甚於裂皆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聞白樂天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文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中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隨筆

語意有無窮之味

長恨歌上陽入歌連昌宮詞道開天間宮禁事最為深切然微之有行宮絕句云寒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隨筆

詩趣

天趣

王摩詰山中詩曰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掃山路元無兩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衣醉曰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語罷更舉手月明洲渚生此得天趣問曰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余意不能詰詩

奇趣

東坡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日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菘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詩人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  
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頭才意高遠造語精到如此如大  
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一悟東坡則曰  
山中老宿依然在按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趣語態  
對甚的而字不露得淵明遺意可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泠澗楚竹煙消  
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  
無心雲相逐東坡云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  
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三老相

野人趣

閑居云事盡栽花活童誇園草贏得野人趣非急務故

也又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有燻燒葉  
貧寒太甚故染為藥不唯壞此一句併下句亦減氣味  
所謂求益反損也以公詩語

登高臨遠之趣

山谷言庾子山云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响有以盡登  
向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為楷法其卒章云有慶  
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諸子

詩思

愚說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追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

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  
蕩思者言敷之者易也鄭祭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  
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  
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  
而忘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壒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  
幾矣謝無逸問潘太臨近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  
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  
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易敗也

有佳思

余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  
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維

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漁隱

詩思悽惋

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  
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  
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  
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  
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  
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漁隱

詩思不出二百里

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  
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早行云沙上鳥猶睡渡

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北瑣夢言

詩味

杜煙爐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獨  
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醒  
猛虎一聲山月高閑棄山中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溪

詩境

韓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  
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栢子煙中  
坐擁衾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爐各據槁梧  
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澹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  
容也若溪

### 體用

十不可

一曰高不可言高二曰遠不可言遠三曰閑不可言閑  
四曰靜不可言靜五曰憂不可言憂六曰喜不可言喜  
七曰落不可言落八曰碎不可言碎九曰苦不可言苦  
十曰樂不可言樂陳永康吟窻錄序

言用勿言體

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  
深矣若言冷則云可嚙不可噉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  
履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漫叟詩話

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之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荅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感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處也苕溪漁隱曰荆公詩云縹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雪即絲黃雲即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之云爲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

蟲也俗齋

不名其物

臨川云蘼蕭出屋千尋玉甯甯當旒一炷雲皆不名其物然厚破額山前碧玉流已有此格君溪

如詠禽須言其標致祇及羽毛飛鳴則陋矣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嘗見於六經後之詩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矚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畫鶴贊

云長喚風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  
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訝雪飛  
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陶  
雍詩亦格卑無遠韻至於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芰如  
婦如女墮纒黥顏似見放棄白鷺偕來邈風標之公子  
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  
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  
曝翎沙日煖引步岳風清照水千尋迥樓煙一點明此  
乃奇語也庚溪詩話

胡五峯謂晦庵此詩有體而無用

先生送胡藉溪有詩云甕牖前頭列翠屏晚來相對靜

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  
因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其詩知其庶  
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  
之庶六開而有發也五峯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  
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晦庵

### 風調

高古為難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踈皆為佳作  
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詩聲

薛能劉白

薛能晚唐詩人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詞五首  
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想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  
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  
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大僻宮  
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蔑如也  
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  
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之  
詞云一版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  
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態豈能所可鬢鬢哉  
隨筆

## 平淡

先組麗而後平淡

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  
境如此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  
平淡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曼相詩云因令適情  
性稍欲到平淡苦詞未聞圓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  
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  
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  
處則善矣韻語陽秋

非力所能

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  
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  
澹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竹坡詩話

卒造平淡

余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  
裁始則陵轆波濤穿穴險固凶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  
平淡而已陸魯望文

晦庵云

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閑適

苕溪漁隱詩

余卜苕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稱苕溪漁隱臨流有  
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戲落筆瀟灑為余作  
苕溪漁隱圖覽景攄懷時有鄙句皆題之左方既久益  
多不能盡錄聊舉其一二云溪邊短短長長柳波上來  
來去去舡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下鏡中天秋雲漠  
漠煙蒼蒼蓮花初白蓮葉黃釣舡盡日來往處南村北  
村杭稻香卷起綸竿撒權歸短篷斜掩宿漁磯日高春  
睡無人喚撩亂楊花繞夢飛漁隱



車蓋亭絕句

蔡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為吳處厚箋  
注得罪謫新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  
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  
適自在之意

自得

要到自得處方是詩

詩吟函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  
物一能若摸勒前人無自得只如世間剪裁諸花見一  
件樣只做得一件也 漫齋語錄

變態

縛虎手

薛許白答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幾其  
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石  
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  
紙又用事皆破觚為圓挫剛成柔始為有功者昔人所  
謂縛虎手也 西清詩話

韓文公

韓昌黎醉贈張秘書詩云君詩多態度讀讀春空雲

唐扶詩

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宗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  
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為傑出也後唐  
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六兩真少恩意雖  
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  
不能變態

僧祖可似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蕙千里思欲迷雲  
一籬窻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  
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草  
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極稱其詩不知何也丹揚  
集

## 圓熟

好詩如彈丸

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蒼王  
鞏云新詩如彈丸及送歐陽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  
柘彈蓋謂詩貴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  
多失之乾枯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可與古之作者並驅  
王直方詩話

## 詞勝

小石調

鐘磔擗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急嘗謁杜  
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鈿粉直不售也淮海詩亦  
然入戲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太勝爾子  
美並帶芙蓉本自雙水荇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  
坐係春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鍾宮耶  
聖漢

元祐中祕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  
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絲旗垂秦少游云簾  
幕子家錦綉垂仲至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孔氏談苑

# 綺麗

不可以綺麗害正氣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  
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  
入于妙苟不當理則親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  
至劉夢得温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  
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  
肥梅岸花飛送安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  
意自親切所以絕妙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  
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

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其富  
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宮淑景移麒麟  
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緊還其千古則有映階碧草  
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吞移玉座春皆  
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  
綉疎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  
而能壯乃如是也 至漢

# 富貴

富貴佳致

溫飛御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  
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  
殊有富貴佳致也 漁隱

非窮兒家語

存中云山谷稱晏叔原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  
裏風定非窮兒家語王直方詩話

詩原乎心

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  
李氏鉅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  
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錢溜酒惡時拈花藥嗅  
別殿微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  
燒異矣無遺

### 善言富貴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神金重懶使玉枕  
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  
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漫叟詩話

## 寒乞

### 乞兒相

江為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  
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字樹紀花  
名玉策牌乃乞兒口中語蒼溪漁隱曰青箱雜記亦載  
此事晏元獻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云言  
富貴不及金玉錦綉惟說氣象若樓臺側畔揚花過簾  
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雨柳絮池塘淡淡風之  
類是也公曰窮人家有此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  
一嚙云珠簾綉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雖用珠綉

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為佳句也 漫叟詩話

無神氣

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  
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  
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  
神氣以其字露也 東坡

貧眼所驚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服容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如貫休詩云刻成筆柱馮相揆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  
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幃不及四  
五尺如何伸足所謂不曾近富家兒古今詩話

知音

自薦附

李義府

唐李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飛鳥詩曰日裏颺朝彩琴  
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木不得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林  
借汝豈惜一枝也左右羨之 小說舊聞

任濤

任濤豫章人詩名早著有露溥仙鶴起人卧釣舡流他  
皆做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騰廉問江西時與放鄉  
里之役民俗互有論列騰判江西界內凡有詩得似濤  
者即與免放色役不止一任濤矣 撫言

馮道明

雍陶知簡州自此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挫辱投執其者少得見之馮道明下第請謁給閣者曰與太守故舊及見呵責曰與公昧平生何故獲見有道明曰誦公詩得相見何隔平生遂吟雍詩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開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未是貧江聲秋入峽雨氣夜侵樓雍厚之古今詩話

韓翃

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人御筆不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昔春漢宮傳臘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本事詩

項斯

楊祭酒嘗見江表士人項斯詩贈之詩云度度見君詩最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由是四方知名古今詩話

白樂天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况况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古今詩話

趙倚樓

杜牧微覽趙渭南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因目之為趙倚樓古今詩話

謝蝴蝶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絕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迴又云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若謝句意深遠古今詩話

鮑孤鴈

鮑當為河南府法曹嘗午知府薛映因賦孤鴈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厨為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司馬文正詩話

夏英公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沈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叙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東軒筆錄

王文穆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寒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六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



王欽若王遵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  
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西清詩話

王琪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  
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  
別誦一詩云水調隨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  
沼尚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只廢為淒涼不可問落日  
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遊  
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或在  
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吉  
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碎置薦館職遂躋侍從遺珠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舉進士時摯誦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  
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  
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  
秀才所負者如此東齋記事

荆公以三詩取三士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若庵庵  
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  
人解與乾坤生氣緊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  
別擺捩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  
親王荆公為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為知己若

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游  
京師以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茶軍旋羅黃糧  
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  
曰此定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  
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為憲  
江東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小屏間有題小詩  
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  
解杖藜携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  
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取三士其樂善之心  
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葛敏修

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  
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顛卧  
偷眼看雲生未主稱嘆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焉  
敏修也復齋

賀方回

賀方回題一絕于定林寺云破冰泉脉漱籬根壞衲造  
疑掛樹猿蟬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舒玉見  
之大稱賞綠此知名 王直方詩話

蘇後湖

蘇伯固之子名庠字養直作清江曲云屬玉雙飛水滿

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一片  
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  
醒長占煙波弄明月坡曰若置在李太白集中誰疑其  
非王直方詩話

曹翰

曹武毅公翰平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  
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  
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  
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  
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  
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青箱雜記

伍喬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為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為歙  
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與  
僚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  
退携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暮夢魂長遠帝王州黃  
山向晚盈軒翠黯水含春遠郡流遙想玉堂多暇口花  
時誰伴出城遊得詠動容久之為言於上召還為考功  
員外郎詩史

劉子先

章子厚常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隔閭  
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謂其相忘遠引之意子

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颯  
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驚馬  
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  
詩甚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部侍郎高齊詩話

龍太初

郭功父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父  
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且  
請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能為我賦乎太初  
曰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時方有一老兵以  
沙捺銅器荆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誦曰茫茫黃  
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迴日射星功父閣筆

太初緣此名聞東南王直方詩話

姚嗣宗

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聖詩  
戰退五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詠白鷹詩有心待  
擲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怪誦類是後竄夏國教元  
昊為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  
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辨  
此可惜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  
矣因表薦官之西清詩話

白馬詩

王曾獻金陵牧薛大夫白馬詩白馬披絲練一團今朝

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唯留迹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  
長鳴天外遠臨風斜墜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  
王良子細看雲漢發議

毛國英

毛國英澤民之從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  
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旌獵獵駐  
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  
委舟以渡之

詩人玉屑卷之十

詩人玉屑卷之十一

詩病

詩病有八說約

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声如今日良宴會謹樂莫具陳今謹皆平聲

二曰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声如青青河畔草鬱之園中柳草柳皆上聲

三曰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声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

四曰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声如客從遠方

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  
五曰大韻如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神平聲字  
六曰小韻除本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  
條不同

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十字內兩字雙聲為正紐若不共  
一紐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久為正紐流柳為旁紐  
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細較詩病

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  
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  
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下須柳也如老杜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若溪魚隱曰春水慢  
不須柳此其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  
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  
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  
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己任嘗得一聯云行入折柳和  
輕絮飛燕倚泥帶落花自負教策以示同僚眾爭嘆譽  
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  
論乃得詩之膏肓矣六一居士詩話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  
丹也後山詩話

點鬼簿筭博士

王揚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揚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筭博士王泉子

倒用字

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峯一鳴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  
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眾香鉢盛滿  
香飯悉飽眾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  
漁隱

狂怪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  
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盪一名默

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  
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揚朱墨程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  
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若此公惡爭名  
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  
瘡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  
若更求奇便作杜默東坡

金山詩

陳無已詩話謂平甫以揚蟠金山詩為莊宅牙入語解  
量四至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  
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末海雲橫北固煙中  
沙岸似西興已無舫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若溪

漁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瀛水入  
九江深平甫譏揚蟠詩反自作此等語何耶復齋漫錄

方池詩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曾諫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  
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碁  
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邊者閑覽

櫻桃詩

唐自四月一日寢廟薦櫻桃後頒賜百官各有差摩詰  
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退之詩香隨翠  
龍擎初重色映銀盤獨未停二詩語意相似摩詰詩渾  
成勝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以香言之亦是語病隱

水仙詩

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為骨玉為肌暗香  
已壓醪醖倒只比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  
生雖欲形容水字反成語病漁隱

竹詩

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為  
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因誦曰葉垂  
千古劍絲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一  
箇葉兒也王直方詩話

中秋月

陳純字元朴莆田人因遊桃源中秋夜遇玉源靈源桃



源三夫人玉源令純舉中秋月詩純言一聯云莫辭終  
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日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  
月十五夜月亦可桃源因作詩曰金吹掃天幕無雲方  
瑩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  
川瑤樽休惜醉幽意正繇二青瓊

孤鴈詩

鮑當吟孤鴈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  
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乎漢卓張君詩話

雪詩蛙詩

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履尚存東郭拍飛花又舞謫仙  
簷東郭拍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仙簷蓋取李太

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雪事矣贈王子直  
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擗千頭雖愛其語之  
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為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陳蕃  
即無笙歌之說藝苑雌黃

近似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  
見眉目有異者必尋短於其後人號惡豪薄徒嘗譏名  
人詩病云李義山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  
去便平沈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  
嶇路又聽鉤勒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

劉安過月裏笙歌場帝歸定是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  
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  
蹄贊益奕謝而已西清詩話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杜頊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乃是登瀛之詩乎東軒筆錄

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入曹  
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  
唐漢武要王母詩云樹屋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注  
法豈非鬼詩耶冊揚集

聖俞嘗云詩句義格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狹者亦其病

也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  
說者云此是人家失猫兒人以為笑歐公詩話

文潛賊虎圖詩末云頰君衛吾寢振此蓬草陋坐令空  
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也又大旱詩云  
天邊道看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為幾於湯  
燖右軍也王直方詩話

### 鵝腿子

有舉人以詩謁汴帥王智興智興曰莫有鵝腿子否謂  
鵝腿也盧氏雜說

### 漫塘評劉啓之詩病

劉啓之以詩自許漫塘先生得其詩讀至韓勣王廟詩

中兩句云皇天有意存趙孤蘄王登壇鬼神泣先生掩  
卷曰此亦識作詩法也詩家以杜少陵稱首正謂其無  
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此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依  
義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  
甚宏遠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  
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夭香先後重輕非苟作  
者今顧指 高宗為趙孤謂皇天眷命有意存趙孤而  
蘄王登壇鬼神便泣氣勢却如此其盛毋乃抑君父之  
太過而揚臣子之已甚乎語錄

## 礙理

害理

灋陽道傍有甘泉寺因袁公下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  
者甚眾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  
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  
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  
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  
害理尤甚袁公之事亦例為覆車乎因過之偶為數韻  
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浚洗讒咏蓋指二  
公也若溪

句好而理不通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待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舫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身詩何精龐顛異歐公詩話

礙理

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以為着屐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之清逸

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挂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在之也 王直方詩話

長恨歌古在行

白樂天長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野全無交際杜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一尺四十圍乃是徑十尺無乃太細長平皆文章之病也

鷓鴣詩

林通云章泥行郭索處木山鈎軸鈎軸格磔謂鷓鴣聲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章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上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謂言荔枝未經人摘百禽不

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枝夏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鷓鴣詩

張仲達誠鷓鴣詩云滄海最深處鱸魚得歸張文寶曰佳則佳矣爭不鷓鴣用脚大長也荆湖近事

邑令詩

方詩有贈邑令詩云琴彈水日得古意印鏤經秋生蘚痕句雖佳但印上不是生蘚處不若前舊詩云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思清句雅又見令之教化仁愛民樂於耕耨且無盜賊之警也前府名談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言太白十四處至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遜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為枚乘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集南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二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首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

白鹿之篇予疑此詞者、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為蔡邕作。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露雉子班文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寧非歲久文字訛舛而然耶。木蘭歌促織何唧、文苑英華作唧、何力力又作歷歷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馳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攷妄為之辨。木蘭歌少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

篇乃元甫所作也。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也。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年作。諸葛孔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瀟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陰陽里云今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強固野子。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雜多亦奚以為。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自我屋南牖下今生幾叢菊蒼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耶。文苑英

華月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  
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歸峽  
中其三送表明甫在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  
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兩後望月一首送夫  
石一首冬月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  
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嶠嶠丞相府清切鳳凰  
池羨爾瑤臺鶴高栖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蕙風吹  
正有乘軒樂初當爭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  
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  
盛唐人作 太白集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

皆淺近浮俗非太白之依必誤也 酒渴愛江清一  
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杜集編作少陵詩非  
也 迎旦東風騎寒驢決非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  
語今世俗圖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  
思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避地詩一首云避地歲  
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逐墻壁奴僕亦旌旌行 近聞  
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曾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  
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也今書而諸本並不  
見有 舊蜀本社詩並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  
躰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穆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  
本雖無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

海漕臺新刊杜集亦以為蜀本錄刪去假坡之註亦有  
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此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說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  
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李一端將不  
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千峯翠注云景差蘭臺春望千峯  
楚岫翠萬木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  
則漢以前五言律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  
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亦幸其有此漏逗也  
杜注中有師曰者亦坡曰之類其間半偽半真尤為叢  
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顥渭城  
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為一首郭茂倩

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只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  
為是 五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選只  
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  
荆公為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者乃岑  
參之詩誤入公集 太白塞上曲騶馬新跨紫玉鞍者  
乃三昌齡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明月漢時  
關者也 孟浩然集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正元元  
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  
不似浩然必誤入不可不辨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  
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誤為  
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庶從其類也 杳杳東山獲漢



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携漢妓無義理疑是携妓去蓋子  
羨於絕句每喜對偶耳臆見如此更俟宏識 其初明  
皇德宗薛稷劉希夷王適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  
同孟浩然但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  
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  
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  
盧駱陳拾遺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  
詠劉昫虛縵母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李杜  
韓柳元白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  
所選但據宋次道家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  
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歛衽而莫敢議

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  
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  
閑眠曉日聽啼鳩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  
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鈎簾看獨凭紅肌捋虎鬚  
此不足以書屏幃但可尚閭巷小人爲文背之詞又買  
劍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擊鬼魅愁但可尚  
巫師念誦也 唐人類集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  
玄又玄也顧陶作唐詩類選竇常有南薰集韋穀有才  
調集又有正声集不記何人有小選集選詞苑瓊華雅  
言系述其他必尚有之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言唐  
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崑宿之詩東坡刪後二句使子  
厚復生亦必心服 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  
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  
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  
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一聯亦可削去只用八句渾然  
不知識者以為如何

詩人玉屑卷之十一

詩人玉屑卷之三二

品藻古今人物

古今詩人雖各有評而摠論  
諸賢不容類析者復差于此

韓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  
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  
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  
鮑謝比近最清渙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國朝盛文  
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闢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真觀洞古今象  
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異敷柔肆紆餘奮益

卷海濼 韓壽士詩

諸公品藻相如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散能  
數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赦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  
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  
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  
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  
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錢  
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  
諂諛之態死而不已正如捕逐寇盜先為有力者所獲

搯其亢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捶縛耳 若溪

六代

顏延之常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南史顏

延之傳

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

落花依草

南史梁丘遲

江摠傷於浮艷南史本傳

初日芙蓉彈丸脫手

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  
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  
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  
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翰寫便

剝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拓

評鮑謝諸詩

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  
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  
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  
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  
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  
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  
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  
衰蕭耳 雪浪齋日記

品藻古今勝語

他塘生春草園林亦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  
奇求之尔此詩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上景相遇備以  
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領以  
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  
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非所法則曰高臺多悲風亦  
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  
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  
長等辭不貴奇競湏新事迹來作者復以成俗遂乃句  
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  
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鏤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詔

歷論諸家

詩之興作北基遠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弥甚含毫歷思魏晉弥繁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好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刘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覺先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賈賓王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李太白集

左太冲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出世表意宋子京

鮑昭淵明

鮑昭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事情但不文耳

論子厚樂天淵明詩

子厚之與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悶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二校量而自矜其肆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及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

兩忘則隨所遇一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蔡寬夫詩語

韓杜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体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後山詩語

四家集

士荆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為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李杜諸人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本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雕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西清詩話

詩人各有所得

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云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冢此韓愈所得也荆公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

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皇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

凍聲爭得大裘長萬文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自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閔人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天疑優或人又謂曰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而卑者可緩也前者唱道後者和之爾同令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君遂

詩句偉麗

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

聞焉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  
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東坡

氣象雄渾句中有力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  
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  
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後繼者  
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  
破蔡州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  
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

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遠而大體也

評唐人詩

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  
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度越前古當時雖李  
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曆元和間諸人可改  
望如玉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稱者予嘗觀  
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  
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畔吟停盃試北望還欲淚  
沾襟又越井入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  
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即舊游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  
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寬夫詩話

裴迪五冊

三摩詰畫蘇州集載裴迪丘丹唱和其語皆清麗高勝  
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  
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竟先秋煩暑自茲退  
清涼何處求如丹賣藥有時至自知往來疎遠辭池上  
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轂車張蒙招隱作  
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來寥寥  
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埋滅不得傳于子孫者  
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顯亦何足多較觀兩詩  
趣尚其習中殆非汲汲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

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為幸也蔡寬夫詩話

唐人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賈浪  
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  
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司空圖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外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  
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縵肌滌骨水滢霞絢嘉肴自將  
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若不權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  
邵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藻於常花其鳴也靈龜於眾響  
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

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直見童語也寄  
喻亮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  
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  
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亮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  
鬚無心寺中島云雲接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  
人又云窻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其語言重複如此有  
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兩駢鐘白猿垂樹  
窻邊月紅鯉驚鈎竹外溪義行相識更貧過少年時等  
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韻語易教

苦吟句踏襲句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不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蟾蜍影裏清吟  
苦舩艫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  
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  
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  
余嘗以此語葉少蘊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  
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  
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  
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與致  
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欲識為詩苦秋霜若在心杜牧之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詩

搜天斡地覓詩情元稹白集序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李肇自史補

詩中有助語

詩中有助語若床頭曆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旬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漫叟詩註

詩言志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墻高百尺莫令墻外俗人看晏臨淄曰何用粉墻高百尺任教墻外俗人看處士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蕭愨

蕭愨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其蕭散死然在目何遜詩清巧多形似之言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孝綽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顏氏家訓

蔡伯祐詩評

柳子厚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如父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如廊廟動成法言根終久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逕言伴鬼神唯習中無一點塵故能

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遺在玄妙  
竈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之所不  
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  
時雜滑稽故罕逢蘊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  
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  
有野態劉夢得詩法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  
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  
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依  
齋栗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  
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龔跡與柳州詩若捕龍蛇  
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

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  
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番去清新似方學語小  
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以  
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  
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  
而三嘆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道仰所不能及  
者留心既久故閑得以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  
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西清詩話

評本朝諸賢詩

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衣成酸醅乍熟登山  
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

皆聞見難可着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巖不春拆  
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  
鉅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見之不覺  
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推遜求  
其適口者少矣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  
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  
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耶復齋漫錄

溫公忠義之志

溫公居洛當初夏賦詩曰四月清和兩夜晴南山當戶  
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韶義之  
志槩見於詩矣東坡

王蘇黃杜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  
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後山集

王黃晚年詩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  
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已云荆公晚  
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王直方詩話

蘇黃

晦庵云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黃費安排

韓無咎

晦庵云韓無咎詩做著者佟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

唱新之音

蘇子美呂吉甫

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會寒露酒浮金蘇勝於呂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慈母溪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謂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鷺只說閨中事欲續那知母子情呂氏童蒙訓

四雨

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佳予謂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却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然嘗欲轉移兩句作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綃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休齋

先得之句

曼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鉤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二草屈金鈎綠未回遂作早春一篇旬日方足成曰簷垂冰筋晴先滴草屈金鈎綠未回其不遠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

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相江詩話

謝伯景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  
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  
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曾薛  
道衡峻潔可喜也隱居詩話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在椒好評詩李建勳匿孫魴于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  
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  
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  
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

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  
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  
入乎此入必不忠後果如其言高齋詩話

古詩

時產之論

古詩論者四曰以六節如樂府詩集卷

賦序論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固淵明如子厚也如文  
陵完村後山塔內皆有一唱三疊之聲

義齋評五言詩

五言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詩二首韻三絕倡  
也

義齋評五言詩要典雅重大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子美云  
鳳皇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  
君居初塞外金堂一氣旁山河扶縹戶日月近雕梁李  
義山云帝衣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大極是夕降  
元精

裁齊評七言長韻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秦先縣  
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痛捉學詩者  
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  
落筆自絕矣

律詩

陵陽論王介甫律詩

王介甫律詩甚是律詩篇篇作曲子唱得蓋聲律不止  
平側二聲當分平上去入四声且有清濁所以古人謂  
之吟詩聲律即吟詠乃可也僕曰曾直所謂詩須皆可  
絃歌公之意也室中語

金針詩格

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勢欲滔天又如海鵬  
風急鸞鳳傾巢浪拍禹門蛟龍失穴第二聯謂之領聯  
欲似驪龍之珠善抱而不脫也亦謂之撼聯者言其雄

贈道勁能揮闔天地動搖星辰也第三聯謂之警言聯欲  
似疾雷破山觀者駭愕搜索幽隱哭泣鬼神第四聯謂  
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迴

誠齋非金針

誠齋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  
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  
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誠齋評七言律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  
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  
旌旗露未乾最佳

絕句

誠齋之論

五七字絕句最易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  
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  
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  
鬪嬋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  
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  
此地豈無歌舞來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  
在為問春歸有底忙祇是虫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  
秋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墻頭暗香一陣連風

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社  
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又陽長送釣舡歸唐又云樹頭樹尾瓦錢紅一  
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  
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  
看介甫云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昔又照  
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  
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四句皆好矣

詩人五層卷之十二

詩人五層卷之十三

三百篇

晦庵謂學詩者必本之三百篇

詩之爲經入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學詩者當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  
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  
也於是平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德  
以體之察之德性顯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  
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  
三百篇情性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於此是

亦淺矣

晦庵論讀詩看詩之法

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  
須是先將那詩來吟咏四五十遍了方可看註看了又  
吟詠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詩全在諷誦之功  
看詩不須着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  
因論詩曰古人情意温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  
看詩義理分更好看他文章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

晦庵論國風雅頌

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之詩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  
之詩

晦庵論六義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此一條乃三百篇之綱領管轄風雅頌者聲樂部  
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  
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  
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  
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  
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  
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

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宋濂論四始六義

古今言四始六義者多矣無若伊上老人之說當也若如鄭說則二者相亂風雅頌既重出賦比興終無歸着四始者言風賦雅頌之四種六義則凡詩中皆有此六義也一曰風非國風之風五曰雅六曰頌非大雅小雅之雅商頌周頌之頌也詩固云風風也教也凡風化之所繫皆風也賦者鋪陳其事比者引物連類興者因事感發雅者陳其正理頌者美而祝之以詩考之則采卷耳不盈頃筐為興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為雅也自漢以來各自立一家之體則詩人之

風如建安之風豪健晉宋之風放蕩齊梁之風流麗其餘隨其所長各自為一家之風然古人不必指事言詩而後鑒戒其剛柔緩急哀樂喜怒之間風教存乎其間矣所以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感人也遠入人也深自詩人之後失其本餘五者古今甚同不可移易立此六義該括盡矣毛公解詩多云興也與鄭說便自不同然則古人之論殆如此自鄭氏以來遂細之也耶

陵陽發明思無邪之義

漢嘗論為詩之要公曰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義自具三百篇中若羞有刺所謂思無邪也先具此質却論工拙

楚詞

寧庵論楚詞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曾直恁地  
着氣力做只是不好  
古賦頃熟着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  
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  
得密後隔了離騷註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  
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而紉秋蘭以為佩後人

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其有楚辭叶韻依子厚名字  
刻在漳初

荀卿所作成相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聲  
詩以風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茲實之規者其詞亦  
託於楚而作頗有補於治道

越人歌乃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柑越人  
擁棹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  
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師六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  
知聲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入之所能為者  
司馬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  
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大人之於遠遊

其漁獵又暴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長門賦哀二世賦  
為有諷諫之意而哀二世賦所為作者正當時之商監  
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徊局促而不敢盡其  
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  
而猶以封禪為言哉

顧况詩有集然皆不及其見於韋應物詩集昔之勝歸  
來子錄其楚詞三章以為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信  
然二其朝上清者有曰利為舟兮靈為馬因乘之觴于  
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非維所能及然他  
語殊不近也獨日晚歌一篇亦以為氣雖淺短而意甚  
差健云

韓愈所作十操如將歸龜山拘幽成刑四操近楚詞其  
六首似詩愈博學羣書奇辭奧旨如取諸室中物以其  
所涉博故能約而為此也夫孔子於三百篇皆弦歌之  
操亦弦歌之辭也其耳與幽眇然而不言最近離騷本  
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亡操與詩賦同出而  
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為離  
騷者惟約猶追之

抑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埋阨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  
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齒之有繫兮蹈前  
烈而不顧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邢居實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

死其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  
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  
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滄浪論楚詞

楚詞惟屈宋諸篇當熟讀外此惟賈誼懷沙淮南王招  
隱嚴夫子哀時命宜熟之其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章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  
然讀騷之又方識其味頃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為  
真識離騷否則如蔓金撞壺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  
休九調不足為騷

兩漢

古詩十九首

古詩渺邈入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劉之制非衰周  
之唱鍾磬詩評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  
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  
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  
高妙 呂氏童蒙訓

蘇李

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工為五言雖文律各異雅鄭之音  
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



作唐元稹撰子美墓誌

秦少游云蘇李之詩長於高妙

晦庵論垓下帳中之歌

項羽所作垓下帳中之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為強不知義者之深戒

晦庵論大風歌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之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自千載以迄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

晦庵論賈誼

賈誼以長沙坦溼自恐壽不得長故作服賦以自警太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為爽然自失以今觀之凡誼所經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誑者夫豈真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則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識其何說也

晦庵論班婕妤蔡琰

班婕妤所作自悼賦歸求子以為其詞甚古而後尋於

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美殆不過此云  
蔡琰所作胡笳雖不規規於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已之言要為賢於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棄此而獨取其悲憤二詩二詩詞意淺促非此詞比眉山蘇公已辨其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察歸來子祖屈而宗蘇亦未聞此何取琰失身胡虜不能死義固無可言然猶能知其可耻則與揚雄反騷之意又有間矣

## 建安

論

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詭高雅格力適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拍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李太白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辭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耳詩耶

魏文帝

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歌百許篇  
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辭贍可  
觀始見其功矣不然亦何以銜衡羣英對揚厥弟之美  
詩評

### 曹子建

子建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高奇辭采華茂情兼理怨  
體備文質粲然溢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王之於文章  
也譬如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  
女工之有黼黻但爾懷茲吮墨之士宜乎拘篇章而景  
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亦宜思  
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間矣鍾嶸詩評

### 王仲宣

仲宣詩其源出於李陵若發欬槍之辭又秀而質亂在  
曹劉間別稱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評

### 劉公幹

公幹詩其源出於古詩少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  
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然陳思已往稍稱獨步詩評

## 六代

### 總論

漢魏後陵遲衰微訖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備一  
左勃然復興連武前王流風未泯亦文章之中興也亦

嘉時貢黃考尚虛談于所篇什理過其辭淡然寡欲受  
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人詩皆工與以道  
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於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  
體劉越石伏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亦未動  
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悲然之作永嘉有謝靈運才高辭  
盛富艷難蹤固以含劉跨謝凌轅潘左故知陳思為建  
安之傑公幹仲宣陸機馬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  
命世也詩評

海庵云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瘳然不同

六朝諸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出皎鍛鍊至此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詩皆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詩評

此言之警策

阮籍諫懷子卿雙鳥於康雋寢茂先寒食平叔單衣安  
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詠山七衛擬古越石感亂景純  
遊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水元暉燕明遠茂邊太冲詠  
史顏延入洛陶公談貧之制惠遠掃衣之作斯皆五言  
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一珠澤文彩之都林也詩評

阮嗣宗

嗣宗詩其源出於風雅無雕蟲之巧而諫物諒懷可以  
陶性靈發幽思言猶耳目之內情奇八荒之外伴洋洋

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詩野

張茂先

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体得麗興託多奇巧用文字務其妍冶雖名高曩代而敦亮之士消恨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說康樂云張公雖與子箱箱一體爾今置之甲科疑弱乙之中品相少在六益之間耳詩評

潘安仁

安仁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神麗奕奕如翔禽之羽毛衣峻之綃縠猶尚淺於陸機則機為深矣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庶幾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得之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詩評

張景陽

景陽詩其源出於王粲文体華淨少病累有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其辭葱倩音韻鏗鏘使人咏之重疊不絕詩評

陸士衡

士衡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密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但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寄之奇然且咀嚙英華厭飲膏澤故文章之源泉也張歎其大不信矣人云古詩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擬詩十二首文温以麗意悲而切驚心動魄幾於一字千金詩評

劉越石

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樓戾之辭且有清拔之氣  
現既體良才又難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言詩評  
晦庵曰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

郭景純

景純詩靈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變中原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遊仙之作辭多慷慨垂  
玄遠之宗詩評

文選注云遊仙之制文多自叙志懷中區而辭無俗累

三謝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  
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

逸之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六  
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  
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  
也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  
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  
處蓋在於鼻無壘目無膜兩鼻無壘方將曷運目無膜  
昆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  
道不足適己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  
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不夾  
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皆由頂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石林詩話

惠連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半彫長轡未騁秋懷持之作雖靈運銚思何以加焉詩評

元暉

元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叔原失步明遠變色詩評

# 靖節

清淡之宗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明視伯夷也西清詩話

蕭統論淵明

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

為病自非大道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漁

不可及

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龜山語屬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磁石之與美玉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枕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復齋讀錄

晦庵論歸去來詞

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辭一篇耳然其詞義更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歐陽公論歸去來詞

六一居士惟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壻數初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澹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西韻詩全使淵明詩者選齋閣覽

李格非論歸去來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  
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  
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考文有夜註

休齋論歸去來詞

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迄今人歌之  
頓挫抑揚自協聲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  
不能漢武帝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  
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亂  
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淡謂霓裳  
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  
者也

詞簡理足

飲酒詩云羨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  
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若漢詩章

詩人以來無此句

荆公嘗言其詩有音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  
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  
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  
已若漢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  
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諷笑  
追尋登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  
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得此生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發其英以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盞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  
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  
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飲酒詩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之不過軀之化則  
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知道

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采菊東籬一悠然見南  
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

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蓋締章繪句嘲風弄月雖  
工何補若觀道者山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  
也前語陽秋

悟道

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矣惆悵而獨悲是  
此若悟道處老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詩話用

辨詩

魏晉間人詩大抵事攻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  
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  
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  
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

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應詩了不相類五臣法  
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者百分  
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  
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  
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  
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嶮之陋也 石林詩話

坡谷歎淵明之絕識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  
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  
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鵠王往者不可悔吾其  
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  
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其九比哉

東坡論淵明詩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  
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  
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  
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審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拍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秦太虛效淵明挽辭

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

非命促昧暮同爲人今且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六虛云嬰襲從窮荒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駭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鬼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闈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脩  
途繚山海豈免從閑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蝕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濟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

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者稍鍾世味  
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快忿而作此辭豈真  
若是乎海隱

貧士詩

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  
九十行帶索蔡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  
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舉兩聯人  
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蔡啟期事  
近出列子不言蔡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  
一而帶索則自少壯至于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

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詩甲

止酒詩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葦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  
止稚子余嘗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  
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憂華  
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葦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  
好味止於啜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  
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  
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漁隱

責子詩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名其類  
有五男兒拙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詭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頭亦根枯槁達生豈是足  
點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因頌於三  
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  
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  
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卷之三

